因話錄/卷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因話錄

◀上一卷

卷四 角部

下一卷▶

元和初，南嶽道士田良逸、蔣含弘，皆道業絕高，遠近欽敬，時號田蔣。田以虛無為心，和煦待物，不事浮飾，而天格清峻，人見者褊愜盡去。呂侍郎渭、楊侍郎憑，相繼廉問湖南，皆北面師事。潭州大旱，祈禱不獲，或請邀致先生。楊公曰：「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？」不得已迎之。先生蓬髮弊衣，欣然就輦到郡，亦終無言，即日降雨。所居嶽觀，內建黃籙壇場，法具已陳，而天陰晦。弟子請先生祈晴，先生亦無言，岸幘垂髮而坐。及行齋，左右代整冠履，扶而昇壇，天即開霽。嘗有村姥，持一碧絹襦來奉先生，先生對眾便著之，在坐者竊笑，先生不以介意。楊公嘗迎先生至潭州，先生方洗足，使到，乘小舟便行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，先生即于門外坐甎階著襪，旁若無人。楊再拜，亦不止之。喜飲酒，而言不及吉凶是非。及楊自京尹謫臨駕尉，使使候先生，兼遺銀器，先生受之，便悉付門人，作法會。使還，先生曰：「報汝阿本郎，不久即歸，勿憂也。」未幾，楊果移杭州長史。良逸未嘗干人，人至亦不逆，不記人官位姓名第。與呂渭分最深。後郎中呂溫刺衡州，因來候之，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。及溫入，下牀撫其背曰：「爾是呂渭兒子耶？」溫泫然降階，田亦不止，其真樸如此。良逸母為喜王寺尼，尼眾皆呼先生為小師。嘗日負薪兩束奉母，或有故不及往，即弟子代送之。或傳寺尼晨起見一虎在田媼門外，走以告，媼曰：「此應是小師使送柴來，不足畏也。」蔣君混元之氣，雖不及田，而修持趣尚亦相類。兄事於田，號為莫逆。蔣始善符術，自晦其道，人莫知之。後居九貞觀，曾命弟子至縣市齋物，不及期還，語其故云：「於山

口見一猛獸當路，良久不去，以故遲滯。」蔣曰：「我在此庇伊已多時，何敢如此。」即以一符置所見處，明日獸踣符下。蔣聞之曰：「我本以符却之，使其不來，豈知不能自脫。既以害物，安用術為？」取符焚之，自此絕不復留意。有歐陽平者，行業亦高，又兄事蔣君，於田君即鄰于入室。歐陽曾一夕夢三金爐自天而下，若有所召。既寤，潛告人曰：「二先生不久去矣，我繼之。」俄而田君蛻去，蔣次之，歐陽亦逝。桐柏山陳寡言、徐靈府、馮雲翼三人，皆田之弟子也。衡山周混沌，蔣之門人也。陳徐在東南，品第比田蔣，而馮在歐陽之列。周自幼入道，科法清嚴，今為南嶽首冠。

道士陶天活者，安南人。居瀕海，海溢，家人悉驚走避水。天活始生，其母挈去不得，舉族悲念。洎水退而歸，其嬰兒在桑之交枝，無恙，抱之啼乳如常，遂以「天活」為名。及長，聰慧簡率，真氣內充。自元和至大和，為供奉道士，朝野歸嚮。

江南多名僧。貞元、元和以來，越州有清江、清晝，婺州有乾俊、乾輔，時謂之會稽二清，東陽二乾。

吳興僧晝，字皎然，工律詩。嘗謁韋蘇州，恐詩體不合，乃于舟中抒思，作古體十數篇為贄。韋公全不稱賞，晝極失望。明日寫其舊製獻之，韋公吟諷，大加歎咏。因語晝云：「師幾失聲名，何不但以所工見投，而猥希老夫之意。人名有所得，非卒能致。」晝大伏其鑒別之精。

元和以來，京城諸僧及道士，尤多大德之號。偶因勢進，則得補署，遂以為頭銜。各因所業談論，取本教所業，以符大德之目，此猶近于理，至有號文章大德者。夫文章之稱，豈為緇徒設耶？訛亦甚矣！有似昔歲，德宗搜訪懷才抱器不求聞達者，有人於昭應縣逢一書生，奔馳入京，問求何事。答云：「將應不求聞達科。」此科亦豈可應耶？號欺聾俗，皆此類也。

昔北齊封陽休之為王，休之曰：「我非奴非獠，何故封我為王？」使林遠及陶隱居之徒，當必為休之恥矣。

有文淑僧者，公為聚眾譚說，假託經論所言，無非淫穢鄙褻之事。不逞之徒，轉相鼓扇扶樹。愚夫冶婦，樂聞其說，聽者填咽。寺舍瞻禮崇奉，呼為和尚。教坊效其聲調，以為歌曲。其甿庶易誘，釋徒苟知真理，及文義稍精，亦甚嗤鄙之。近日庸僧以名繫功德使，不懼臺省府縣，以士流好窺其所為，視衣冠過於仇讎，而淑僧最甚，前後杖背，流

在邊地數矣。

元和中，僧鑒虛本為不知肉味，作僧素無道行。及有罪伏誅，後人遂作「鑒虛煮肉法」，大行於世。不妨他僧為之，置于鑒虛耳。亦猶《才命論》稱張燕公，《革華傳》稱韓文公，《老牛歌》稱白樂天，《佛骨詩》稱鄭司徒，皆後人所誣也。故其辭多鄙淺。

盧子嚴說，早年隨其懿親鄭常侍東之，同遊宣州當塗，隱居山巖，即陶貞白煉丹所也。罏跡猶在，後為佛舍。有僧甚高潔，好事因說其先師，名彥範，姓劉，雖為沙門，早究儒學，邑人呼為劉九經。顏魯公、韓晉公、劉忠州、穆監寧、獨孤常州皆與之善，各執經受業者數十人。年八十，猶精強，僧行不虧。性頗嗜酒，飲亦未嘗及亂。學徒有攜壺至者，欣然而受之。每進三數盃，則講說方銳。所居有小圃，自植茶，為鹿所損，人勸以垣隔之，諸名士悉樂為運石共成。穆兵部贊，事之最謹。嘗得美酒，密以小瓷壺置于懷中。累石之際，因白師曰：「有少好酒，和尚飲否？」彥範笑而傾飲。滿似酣，則語穆曰：「不用般石，且來聽書。」遂與剖析微奧，至多不倦。鄭君更徵其遺事，僧歎息久之曰：「近日尊儒重道，都無前輩之風。」因出一紙，穆兵部與書，傾寒暄之儀極卑敬。其略曰：「某偶忝名宦，皆因善誘。自居班列，終日塵屑。却思昔歲臨清澗，蔭長松，接侍座下，獲聞微言。未知何時復遂此事？遙瞻水中月，嶺上雲，但馳攀想而已。和尚薄於滋味，深於酒德，所食僅同嬰兒，所飲或如少壯。常恐尊體有所不安，中夜思之，實懷憂戀。」其誠切如此。月日之下，但云門人姓名，狀上和尚法座前，不言官位，當時嗜學事師，可謂至矣。又云，有耆宿僧總持，彥範之友也。為人清苦，一生未曾干人。惟自墾山，種田數畝給衣食。或遇豐歲多麥，傍有滯穗，度知其主必不收者，拾之以歸。若可惜者，則求而積之，召主以付，不至則置于路口，其獨行如此。

角部之次

元和十五年，淮南裨將譚可則，因防邊為吐蕃所掠。初到蕃中，蕃人未知憲宗棄天下，日夜懼王師復河湟，不安寢食。可則既至，械繫之置地牢中，絕其飲食，考問累至。可則具告以大行昇遐，蕃人尚未之信。其傍有知書者，可則因略記遺詔示之，乃信焉。蕃法刻木為印，每有急事，則使人馳馬赴贊府牙帳，日行數百里，使者上馬如飛，號為馬使。報得可則審憲皇崩問之狀。先是，每得華人，其無所能者，便充所在役使，輒黥其面。麤有文藝者，則涅其臂，以候贊普之命。得華人補為吏者，則呼為舍人。可則以曉文字，將以為知漢書舍人，可則不願。其舊舍人有姓崔者，本華人，可則嘗于靈武相識。其人大為蕃帥所信，為言之，得免。可則前後數逃歸，輒為候者所得。蕃帥雖不殺，以

皮鞭榜之，凡數百，竟得脫。凡在蕃六年，及歸，詣闕自陳，敕付神策軍前馳使。未及進用，為軍中沙汰，因配在浙東，止得散將而已，竟無官。開成四年，余于越州遇之，見其步履不快，云于蕃中走時凍損足。視其臂，一字尚存。譯云：「天子家臣。」可則亦細言河湟可復之狀。聽其語，猶微染戎音。

諧戲附

玄宗問黃幡綽：「是勿兒得人憐？」是勿兒，猶言何兒也。對曰：「自家兒得人憐。」時楊貴妃寵極中宮，號祿山為子。肅宗在春宮，常危懼。上聞幡綽言，俛首久之。上又嘗登苑北樓，望渭水，見一醉人臨水臥。問左右：「是何人？」左右不知，將遣使問之。幡綽曰：「是年滿令史。」上問曰：「汝何以知？」對曰：「更一轉入流。」上笑而止。上又與諸王會食，寧王對御坐噴一口飯，直及龍顏。上曰：「寧哥何故錯喉？」幡綽曰：「此非錯喉，是噴嚏。」幡綽優人，假戲謔之言警悟時主，解紛救禍之事甚眾，真滑稽之雄。

周愿常奉使魏州，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。路周一驢極肥，季安指示愿曰：「此物大王世充。」應聲答曰：「總是小竇建德。」李尚書選，性嚴毅，不好戲笑。時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，將至。李公戒從事曰：「周生好諧謔，忝僭無禮，幸諸賢稍莊以待之。」及愿至，數燕。李公寒溫外，不與之言，周亦無由得發。一日，饌親賓，愿亦預焉。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，落拓不事。李公遍問舊時別墅，及家童有技者，圖書有名者，悉云賣却。李責曰：「郎君未官家貧，產業從賣，何至賣及書籍古畫？」惆悵久之。復問曰：「有一本虞永興手寫《尚書》，此猶在否？」其人慚懼，不敢言賣，云：「暫將典錢。」愿忽言曰：「《尚書》大屯。」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，遂問曰：「《尚書》何屯？」愿曰：「已遭《堯典》《舜典》，又被此兒郎典。」李公興怒之意大開，自此更不拒周。一日後，洪之屬邑民產一子，有三首，李公覽狀惡之，久不懌。愿曰：「留待長大，令試幞頭。」

李紓侍郎好諧戲，又服用華鮮。嘗朝回，以同列入坊門，有負販者呵不避。李罵云：「頭錢價奴兵，輒衝官長。」負者顧而言曰：「八錢價措大，漫作威風。」紓樂採異語，使僕者誘之至家，為設酒饌，徐問八錢之義。負者答曰：「只是衣短七耳。」同列以為破的，紓甚慚。下人呼舉不正，故云短也。

京兆龐尹及第後，從事壽春。有江淮舉人，姓嚴，是《登科記》誤本，倒書龐、嚴姓名，

遂賃舟丐食。就謁時，郡中止有一判官，亦更不問其氏，便詣門投刺，稱從姪。龐之族人甚少，覽刺極喜，延納殷勤，便留款曲，兼命對舉匕筯。久之，語及族人，都非龐氏之事，龐方訝之。因問止竟：「郎君何姓？」曰：「某姓嚴。」龐撫掌大笑曰：「君誤矣！余自姓龐，預君何事？」揖之令去。其人尚拜謝叔父，從容而退。

姚峴有文學，而好滑稽，遇機即發。姚僕射南仲，廉察陝郊。峴初釋艱服候見，以宗從之舊，延於中堂。吊訖，未語及他事。陝當兩京之路，賓客謁無時。門外忽有投刺者云：「李過庭。」僕射曰：「過庭之名甚新，未知誰家子弟？」客將左右，皆稱不知，又問峴：「知之否？」峴初猶俛首嚬眉，頃之自不可忍，斂手言曰：「恐是李趨兒。」僕射久方悟而大笑。

盧尚書弘宣，與弟盧衢州簡辭同在京。一日衢州早出，尚書問：「有何除改？」答曰：「無大除改，惟皮遐叔蜀中刺史。」尚書不知皮是遐叔姓，謂是宗人，低頭久之曰：「我弭當家，沒處得盧皮遐來。」衢州為辯之，皆大笑。

有人說李寰建節晉州，表兄武恭，性誕妄，又稱好道，及蓄古物。遇寰生日，無餉遣，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：「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，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。」寰以書謝。後聞知恭生日，箱擎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：「知兄深慕高貞，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，願兄得道，一如洪崖。」賓僚無不大笑。余嘗讀謝綽宗《拾遺錄》云：「江夏王義恭，性愛古物，常遍就朝士求之。侍中何勖已有所送，而王徵索不已，何甚不平。嘗出行於道，遇狗枷敗犢鼻，乃命左右取之還，以箱擎送之。牋曰：『承復須古物，今奉李斯狗枷，相如犢鼻。』此頗與寰、恭相類耳。

衢州視事際，有婦人姓翁，陳牒論田產，稱阿公阿翁在日，下阿翁兩字，言其大父也。坐客笑之。因徵其類。余嘗目覩者，王屋有梓人女曰阿家，京中有阿輔，洪州有阿姑，蜀中有阿母，洛中有阿伯、阿郎，皆因其姓，亦堪笑也。